

广州市美协副主席朱光荣： 回望毕业三十载，各有各精彩

不知不觉，我们87级这个班，1991年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已经整整过去三十年矣。当年血气方刚的一群有志青年男女，早已成为两鬓斑白的中年大叔大婶。岁月蹉跎，年华易逝，留下深刻记忆的是真挚的师生之谊与同学友情！

我们班就读本科的有18人，加上一名进修生和三位香港插班生，一共22人，19男3女，与现在的美院班上男女比例正好相反。入学时万小宁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带着大伙经常欢歌笑语。她赴日本留学后，李劲堃老师接任班主任一职。一二年级时教我们的老师有黄小敏（一瀚）、苏百均、尚涛、方楚雄、林丰俗、周彦生、陈侗、陈章绩、谭荫甜、周涌、陈杰雄、李晨诸先生。公共课则有李正天、邵宏、李公明、陈衍等为我们“传经送宝”。三年级分科后，张东等五人选择进了山水科，得到林丰俗、刘书民、李劲堃、陈新华诸先生的亲传。涂国喜等四人去了花鸟科，受到周彦生、万小宁、苏百钧、陈章绩、张治安、方楚雄等先生的传授。我和冯峰、黄颂豪等八人涌去了人物科，刘济荣、周波、孙小波、贺丹晨、黄小敏（一瀚）诸先生带着我们学国画人物。只留下陈诗豪一人独自跟随尚涛老师学习书法。当时各位同学你追我赶，学习求进的氛围十分浓厚。

仍记得黎雄才老先生来课堂的悉心指点、杨之光老师看我们写生作品的勉励话语、林丰俗老师的细致耐心辅导、周彦生老师的不厌其烦示范、方楚雄老师的迅捷挥毫演示。也记得陈振国老师的严肃认真观摩、黄小敏（一瀚）老师教素描最多的一句“堵死那个点”、谭荫甜老师纵论教过的优秀学生林墉与谢志高之快慰模样、刘济荣老师在同学作品上大刀阔斧修改、周波老师上课时的诙谐幽默风趣。更记得

李晨老师带着大家下乡画毛笔写生、他夫人为大家生炉做饭的场景。那时的老师们都很爱护学生，李正天、黄一瀚、李晨对冯峰的素描器重有加；林丰俗对张东的山水天赋另眼相看；涂国喜的工笔人物临摹被推荐到上一年级做示范作品；陈侗将我的连环画作业荐至《法制画报》发表。可以说没有老师的鼓励，便没有学生们的成绩快速提高，师恩之德怎能忘！

到如今，同学们各有成绩：冯峰、张东、陈诗豪留在母校广州美院，分别在跨媒体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刊担任重要角色，继续传播艺术正道。涂国喜调至广州画院，从事专业创作，亦成为广州画院唯一一位连续入选第五、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览的作者。黄颂豪担任广州日报美术总监，为岭南艺术的发展传播尽心尽力。周刚在深圳任龙岗区美协主席，我这个昔日的班长也在广州市美协领导层上共同致力于艺术组织的工作。其他同学在各自不同工作岗位上大多也没放弃国画的创作，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努力。

方楚雄老师最近得知我们班毕业三十年后有感而发：“八七级这个班有美协领导，有画院画师，有美院教授，很不错，和张彦、黄国武那两届一样，都是成功率很高的班！”由衷希望全班同学借此鼓舞

话语励志，莫负教过我们班的诸师所期望，以毕业三十年为起点，不忘初心，勤耕笔墨，用手中的画笔谱写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佳作，为岭南艺术的不断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



■朱光荣 古人学问无遗力

■导师语录



■李劲堃 欧洲写生印象之六

第一，多样性的探索，每个阶段都能够尝试新的样式，使我在学习上有非常多的愉悦；第二，毕加索也有蓝色时期、玫瑰时期和原始时期。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引人注意，除了因为他睿智得让人无法设想下一步将要怎样做，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应该也是不少画家所向往的。因此，如果我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自己轻易能够驾驭的风格样式里面，每天生产都是别人认为好的画，也许这样能为我带来丰厚的物质享受，但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想，对于观众、藏家，也会期待画家能够不断创作出不同的、有创造性的绘画作品。

——李劲堃



■万小宁 秋芙

我认为对于中国画创作，线条并非是唯一的技法。线无疑是国画的精华所在，非常有价值，但我们也需要明白，在艺术创作中，你是线的主人，不要为线而线。一幅画里面，可以以线为主角，也可以以色彩为主角，互相的比例调配得根据具体的作品表现需求而定。

——万小宁

澄海职业画家许文乐： 重拾画笔，感受儿时的快乐



■许文乐 大福图

国庆假期，恰逢大学毕业三十周年。同窗重逢，欢聚广州，把酒之余，既有感慨又有回眸。朱光荣班长要求交作业，每人写点感想什么的。但实在是提笔忘字，憋了半天，还是不知写点什么好。

记得前段时间，在和以前广告界的朋友聊天时，一位朋友说：“真羡慕你可以放下以往，专心从事艺术了。”我真心对他说：“艺术只是我追求的方向。现在我只是一个画画的人而已。”

画画是什么？回想儿时，画画曾经是逃避数理化的一个借口。一个星期天可以拉班成群野游、撒疯的理由。一种说不清楚的来自内心的爱好。直到初中，遇到我人生的第一位恩师曾鸿展老师，才第一次知道素描、色彩、速写等这些以前听师兄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以为很高大上的词语的含义。可以说这才摸到画画的边边。

对于画什么画，我其实是相当地混乱和没有定性的。高考之前，对国画就是一个门外汉，当年报考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也是稀里糊涂，居然还应届幸运地被录取，近乎是个荒唐的笑话。就这样一个曾经以为用素描纸打湿就能画国画的人成了一个真正学国画的人。不得不说，命运之神眷顾，我十分有幸，受教于一大批

今天已是岭南画坛的大师级人物，从他们身上学习到我将得益终身的技巧、理念及从艺的节操，也从心里深深埋入一颗热爱画画的情结。

人生有时总在关键的时候会出现转折。就在我立志终身作画的时候，迎来了大学毕业的分水岭。由于谋生的需要，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从没有想过这一放下画笔竟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每每夜深酒酣之时，隐约如梦，便会想起画画时的快乐和随性。在努力谋生的同时，已然萌生出回归一个因为爱好而画画的人的念头。

几年前，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熟稳的广告行业。重拾画笔，感受儿时的快乐。虽今日我已再次成为画家，深知一笔一墨殊为不易，对传统笔墨的理解越深越觉得无从落笔，对创新和超越更无从谈起。虽自知本性愚钝，但爱好未改，矢志不渝。

毕业已三十年，对于人生三十而立，我却该立不立。对于艺术，已不敢妄谈，但我也许只能通过绘画来表达。只能做一个“清竹翠柳两相宜，秉烛挥笔戏墨泥”的人。人生如梦，一晃已过半生。如能在后半生做一个按自己爱好而画画的人，足矣。